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詳校官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錄監生臣秦聯登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設官部五十六縣令

縣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縣正

四百里為縣

各掌其縣之政令

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

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官作雒篇曰分以百縣縣有

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

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令

尹其職一也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又齊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

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我左右以求名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至

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

縣名曰縣其實郡也 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

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漢書曰凡

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

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

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胡廣云秋冬歲盡各計縣

戶口墾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

員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

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襄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為

大中大夫次子為郎中又周榮字平孫當竇憲縱暴榮嘗排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郎中擢為尚書令又王

渙為洛陽令人為立祠及桓帝事黃老道毀諸旁祠惟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

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勅去軒綬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

為故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

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

後漢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

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漁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署吏隨事不具縣員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

郡山公啟事曰溫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詔曰按其資歷悉自足為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

國相皆如漢制

齊傳琰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傳祐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傳有治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建康令正身勵廉節除淫祀武帝聞其名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

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蕭景字子昭為永寧

令永嘉太守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後魏縣置三令長刺史

篇

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

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

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令聿帶溫縣令時人榮之

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吏

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

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

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襍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

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

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

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

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為

等級

開皇十三年以臨潁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為營州刺史又魏德深為貴鄉長轉館陶長貴鄉民吏

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

唐縣有赤

三府共畿十八有六縣

二望

七十緊一百一上四百四

中

二百九十六

下

五百五十四

七等

之差

通典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

增文獻

通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

外有望緊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

德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

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

訴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
業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
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為知縣事有成兵則兼兵馬都監
或監押 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叅用京
官或幕職為之

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
嶼監察御史王祐等始

天聖間天下多

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貧庸老懦為清流所不與而久不
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
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賊私有出

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

為令令選稍精慶厯間詔天下知縣非鞠獄毋得差政

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

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

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

八曰戒殺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卹田戶

十二曰無妄訟

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

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

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

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

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實授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

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

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

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

臣僚言建炎以來多

差武臣為害甚衆至是始停罷然沿邊溪洞處仍許用武臣

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

以二年為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為任非兩任縣令不

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

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

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自後雖宰相

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 金史遼五京諸州屬

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

謂大興宛平縣

令一員從六

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

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道檢推排簿籍總

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

二萬五千戶以上為次赤為劇二萬戶以上為次劇在

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為上縣三

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為下縣 續文獻通考

曰縣有置謀克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

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
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叅用二十年更定
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
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
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 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
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為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為
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為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
萬戶之上者為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為中縣一萬戶之

下者為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嚕噶齊一員尹一員中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嚕噶齊及尹悉如上縣之制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以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為中縣正七品三萬石以下為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開墾批驗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

凡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時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請陳於上為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卹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而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亦如州

縣令二

原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
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
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
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晏子春秋曰景公
使晏子為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
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
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
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

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宓子
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 又
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
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
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
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
舉不避子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旣

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
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
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
為河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
水利 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
有詔許之 又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
何暇為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
能詣曹也遂超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
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 又曰召
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選上蔡長
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 東觀漢記曰周澤為
滎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釜竈 司馬彪續漢書曰

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又曰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又曰魯恭為中年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年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
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
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
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
屬縣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
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
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
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

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令強項令出詣太官賜食

詳公主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

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為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

妻子食但葱韭 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 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贛令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冊書勉勵 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又曰劉陶為涇陽長政化大

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謡歌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
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
器乎 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
縣政事修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又曰虞延除
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
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
又曰鄭弘為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

衢道求主還之 又曰何紹為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

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閤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
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

詳火

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

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
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臨至時常有雙
鳬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鳬舉羅但得一雙鳬使尚方識

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

詳仙

益部耆舊傳曰閭

憲為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

二十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魯國

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

中一無所發曹攄別傳曰攄為臨淄令放死囚還家

如期並至增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

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志行之士莫不來宗耆年

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閒寂自宋為山陰者莫能尚也 太平御覽曰梁張譚字元慶為和寧令政以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 又曰後趙申錄為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 又曰北齊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鞠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

曰長史言衛國人不取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 山堂肆考曰隋劉曠為萍鄉令七年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頗薦之以為莒州刺史 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訪使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璽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 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奉詔問所以

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

山堂肆

考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為碭山令政寬

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

威而事給

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

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
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
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賜隱
甫百鎰唐書曰房琯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
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為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
以治最顯山堂肆考曰蔣沆乾元中歷陸渾監屋咸
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
勅麾下曰蔣沆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

清也 又曰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

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

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

孝子 唐書曰李勉為梁州刺史假王晬南鄭令晬為

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可以讒

殺良吏乎即拘晬為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

有名 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

令招徠遺民號能吏 太平御覽曰馮伉遷膳部員外

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
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
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 又曰唐大厯中詔以
郎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為第一改長安令

又曰韓愈為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
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 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

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
吏也不為禮因搆寰出醜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

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寰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為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名石更其姓曰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

子孫其以我為戒 後唐何澤為洛陽令莊宗好田獵

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為止獵 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為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張詠令崇陽民以

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
其後權茶他縣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得其利 宋史曰
蘇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
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
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
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
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時監司王鼎
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

也 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空縣逃去太后
果怒而詒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
陳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
是得免 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
復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
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 唐介知任丘縣
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令曰
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

以去 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

運使配木石磚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

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

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

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 又曰

范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

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

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

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

牧地隸縣自純仁始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御史

如東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

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不

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姜潛知陳留縣至

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

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是以獨不散

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為治人不忍欺故多盜

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
為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
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為古良吏 周敦頤

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

矣

敦頤初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富家大姓黠

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

政為恥 程顥舉進士遷晉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邊載

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預使積粟以待費大省民以

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
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
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為
正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
條旌別善惡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吳
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
譖徽宗召宋喬年往鞠喬年佞吏也疾驅之候者惶遽

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挾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 熊克紹興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為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 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

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
定為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
貧者頓蘇徵科為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
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
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高登忤
秦檜出為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
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
曰忠信可行蠻貊不可行誠不至爾遼史曰王鼎字

虛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元史曰金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羣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沙全從丞相阿珠攻常州乘勝下沿海諸城華亭傾城出

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嚕噶齊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鹽徒聚衆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沃赫多罕等體察欲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衆以死保其不叛遂止 呂思誠泰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脩縣尹差民戶為三等每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令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產者悉出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

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 歐陽元延祐間進士調

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為平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而縣官不為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克之情有

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元諭以禍福為
理其訟獠人遂安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
程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為文傳鄉邑徙榻公署
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 盧琦登至正二
年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均賦役減口
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榷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
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
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

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槩請縛其
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
外 獻徵錄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
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
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逮
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
學為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
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

去 歐陽銘為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
縣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
一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
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
命銘詒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
被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笞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
賢其敢他有詈言常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令由是申
嚴約束無敢譁者 仁宗朝鄭汝敬為上虞令居二年

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
嘉賞敬常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
為但其人氣大耳尹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
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為人乎守不能答既而考浙
江七十二縣令置汝敬為第一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
薦擢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
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為汝驗之蛇
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資殺之

埋此遂伏法 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

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
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
無能追及及明旦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
曰大丈夫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命領其子所
遺金去其父赧愧領金而去 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

顥以言石亨出知束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
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顥至變搏擊而為撫循吏畏

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顓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顓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為清官店 獻徵錄曰張昂字仲明鄆人也成化間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鱸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昂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

惚見有綠袍烏巾者語曷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
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鱈毒而殂非婦
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鱈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
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曷異之詰旦命闔境
漁者捕鱈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
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寃遂白乃
釋之其他摘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為河
陰令適歲大侵餓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蠹孔亟憂

形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為之在我
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
意與民休息歲餘病者興困者蘇翕然大治庭無敲扑
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壁兩兩立左右結
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 龔起鳳嘉靖間為杞縣
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己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鞠多寃
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
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為

之不以累若輩竟牒職往歸德府豪民恣睢殺人賄其
令為脫死監司以鳳有廉平聲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
令出迎謹甚囑君無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
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
稱快 徐九思為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詬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
會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闊略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
而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

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
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叙救荒諸奇
策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令
好以抗上自為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刺而九思在
刺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怫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
人今不以舉而以刺耶考功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
論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縣令三

原施其善政

為陳恩德

新序云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

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忠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

續漢書魯恭為中年令為陳父母恩德吏民信服

政教大行

德惠普著

晉書

云賀循為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

汝南先賢傳云袁安為任城令云云

道不拾遺

獄無繫囚

續漢書云卓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

華嶠後漢書云劉平為全椒長云云

民皆大

悅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市無屋乃出俸錢作屋民齋茅竹或持材

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既畢請解土祝曰興工役者令也如有禍祟令自當之民皆大悅後漢書周紆字文通為博平令遷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門者對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相地起

田穿渠入河

益部耆舊傳贊云徐韋除都梁長至縣相地形勢起田千有餘頃殷氏家傳

云哀為滎陽令先時霖雨百姓饑饉哀乃穿渠入河疏導原隰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殷渠而頌之

養

子曰賈所生

育男以鄭為字

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

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十數僉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以此豐丁口

魏志

曰鄭渾為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
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
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
豐給無不舉瞻所有男女多以鄭為字
私粟為飯

嘉禾生庭

韓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為邱令魯以五月
起衆為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

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
路怫然怒攘臂而入請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
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
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
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
肥之民耶續漢書云魯恭為中年令政有三異是歲
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府即奏上郡以檄勞曰君以明德
久屈中年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
鷹化為鳩
蝗不入境
鍾離

傳云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桀悖好犯
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云令昔嘗破三軍之
衆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爾掾之氣勢安若宜
慎之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
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意勅直能為子屈
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曰前告汝曹縛
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邪勅獄械直父子
結連其頭對榜之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為
善所謂上德之政應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
也續漢書云楊琳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
騶獨

致雨

縣獨不雹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騶令魯國當
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徧熟永

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
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東觀漢記韓棧
為下邳令視事未朞吏民愛慕
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邳獨無
請雨自責 爭水割

指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緱氏令齋戒請雨於虛皇乃
自責稽首流血應時天雨大澍汝南先賢傳云趙

規為安陽令與朗陵黃萌云云

設壇引咎

坐薪自焚

海內先賢傳云公沙穆為

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穆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
雨來螟蝗頓消人以為神明之宰後漢書云戴封為
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境
其年大旱封坐薪上自焚俄大雨至
隨車號泣望

柩設奠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
車晝夜號泣干寶晉記劉蕃為江夏高新令

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
往往相聚於路側望柩設奠酌而哭之

圖畫形像

謂之神明

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
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去官

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
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明於疑理縣中謂之神明

放

牛於野

繫馬道傍

續漢書云王渙為河南溫縣令土俗豪強渙到縣舉賢誅猾道不拾

遺卧不閉戶皆放牛於野

益部耆舊傳云羅衡為萬年令誅鋤惡黨縣界肅然路不拾遺民夜不閉門牛馬

皆繫於道傍

王渙履正

楊沛嚴能

續漢書云王渙為洛陽令治民

履正魏畧楊沛為鄴令當官嚴能

陶潛常醉

胡母節酒

晉書云陶潛為彭澤

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晉書泰山胡母輔之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

甚有能名

汲黯病歸田里

貢禹免冠遂去

漢書汲黯為滎陽令黯恥

為令稱疾歸田里

又曰貢禹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少失為府官所責責令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

也遂去官

解劔帶之

掛冠而去

益部耆舊傳云趙珧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

長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豎吏所輕耳於是解劍掛壁曰玳不乘輜車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也

晉中興書曰陶潛為彭澤令督郵察縣縣吏入白當板履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豎於

是遂掛冠而去

不治官職

多脩家具

吳越春秋云文種荆平王時為宛令不治

官職有若狂也

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補宛陵令時多脩家具具有勞役之聲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屈臨小

縣甚不宜爾也

增心事青天白日

器宇荆玉南金

山堂肆考宋邊

珙知洛陽縣其兄玠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京邑心事如青天白日

合璧事類云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

德器純固基宇高邃荆玉不足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利

削木為牘

片紙榜門

宋史仁宗朝燕肅知臨邛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以召之如期而至彙苑詳注云宋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至

使知養老事上

化為孝子悌弟

合璧事類

張橫渠為巖令以厚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苦元史云呂思誠為舊縣尹劉智社民李翹其弟盜羊思誠叱之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願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之

判衫

問髻

又任勉令番陽

有婦人新寡者訴夫兄弗育已勉曰汝欲他適乎乃判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聲

聞之亦無二志 又吳源深宰弋陽六年嘗從其僕問
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

我也源深曰吾殊不覺耳安
有為民父母窺其子女者乎

馴雉

縱雀

馴雉詳藝
文類聚

獻徵錄成化間陳銅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
小兒黏雀為嬉問知銅來相顧曰公必惡戕物命悉縱

雀

引舟

舁輿

彙苑詳注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
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

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絳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
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

趨去 又休寧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輜
民病之周德誠為令謂縣僚置一輜在廳彼不應索而

來索者吾屬當自舁之
聞者為之不敢啟齒

察大豪

汰冗役

又沈孚聞
字芷陽為

商城令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
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因而借威福挾令長短孚

聞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榜百又伺察豪過失即燕處恐悚小民鼓腹而遊獻徵錄商城

既遠大府鮮約束隸卒籍民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享聞一日汰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復入令庭者必成其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彼隸一而十之民十其害使若為所欲為即十令也必成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奉三尺令庭鳥雀下矣日食一升不取一文齊劉元明為山陰縣令政為天

下第一傳劇為代元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宋沈希顏知雋都公宇後妖禽夜啼希顏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生平不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沴不生百廢具舉卧紙帳挈酒瓢獻徵錄云新安胡壽安宰蜀新繁簾衣糲食如

韋布士嘗卧一紙帳題其上曰紫絲步帳簇春華卧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雅淡

之情槩可想見
山堂肆考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脩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腰三

年兩鬢為民焦
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變井
徙灘
彙苑詳注李錫為虞城令

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為甘

泉
蠡丘館有三柳錫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於甘棠
翰苑新書張逸徒知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柏

灘
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徙五里時人咸異之
毀叢祠
殺靈蛇
元史

劉宰為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宰請於州毀其廟斬

首以殉
又云呂思誠令脩縣時天旱道士持青蛇曰盧思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

道士雨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欣知遂昌縣亦隨至
留心撫字教化大行

有瑞蓮嘉禾之應 山堂肆考吳在木咸平中知
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穎

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
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

長皆穎川人

翰苑新書嘉祐中
王允觀知河清縣軍民歌詠十奇

錢塘一葉清 徐

公三字訓

華亭葉宗行為錢塘令按察使周新風采嚴
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

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搆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
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清 獻徵錄徐九思令

句容生平不嗜肉惟啖菜佐脫粟又嘗圖一青菜於堂
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遷工部主

事瀕行兒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訓我使我奉之
如奉公九思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惟儉與勤及忍耳

於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
儉忍於上曰徐公三字訓也

原象雷 應宿 雷寔百
里縣令

象之分土百里
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

生魚

展驥

范丹為菜蕪令清貧人歌

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
龐統字士元劉備以為棗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

百里不足以展驥足耳
備大器之遂拜為治中

烹鮮

驅雞

理大縣若烹小鮮善理人如

驅雞
繭絲布被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

哉尹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稅少簡子謂襄子曰
晉國有難無以晉陽為遠必以歸之所謂保障也繭絲

謂重其稅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死帝使人視家
無餘財以布被蓋尸妻子守哭帝嗟之賜金帛

泣

罪

容姦

夏方為齊山令百姓有合將加捶拷者方向
之涕泣初不加罪大小莫犯也魏高柔為

管城長令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丙吉吏有非
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投

巫

掩盜

西門豹為鄴令事詳方畧黃昌為宛令性嚴毅好發姦伏有盜車蓋者昌不言密令至

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一時殺之百姓懼咸稱明也

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父任為中庶子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

陶潛為

河陽花

彭澤

彭澤令詠歸去來遂納印去官而歸

柳

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陶淵明為彭澤令門栽五柳

不刈麥

益畜樵

宓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民不及自刈請民出刈宓子不許季孫聞而讓

之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使民樂有寇也魏畧曰楊沛除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饉

沛課民益畜乾樵收螢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倉內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

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樵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長社令

闢田疇

立學校

子路治蒲田疇開闢

晉范甯字

人不欺

商露宿

西門豹為政人不能欺鄭子產為政人不忍欺
宓子賤為政人不敢欺王渙字稚子為河內

令大小震懼外戶不閉

全椒市哭

弘農路祭

孔奕為全

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奕卒市皆哭

王渙

為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曰常

武城絃歌

安邑口腹

子

抄自王君來乃不見侵枉

武城聞絃歌之聲閔仲叔居安邑買豬肝食令乃

進豬肝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而累安邑哉遂去之

鍾離義刑

卓茂禮教

鍾離意字子阿拜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故歸

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後漢
卓茂為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饋者茂問吏求否

曰自往遺之茂曰鄉里尚相餽遺況吏乎吏不當承威
取之耳民曰苟如是律令何以禁之茂曰我以禮教汝
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大者可
論小者可殺姑歸念之治密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蝗隨

督郵

稻生斥鹵

後漢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
入界時督郵隨行蝗忽大至督郵去

其日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魏史起為鄴令以西
門豹舊渠引漳水灌鄴田旁終古斥鹵皆生稻梁

暴

身祈雨

叩頭反風

祝長字幼卿為洛陽令是時亢旱
天子雩祈不感長乃暴身階前引

罪自咎甘雨滂注人歌

王衍清談

夏侯多暇

王衍

詠之

反風劉琨事

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晉書夏侯湛為野
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朝

野嘆其屈除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晉荀勗字公曾
為安陽令遺愛

在人生為立祠 白帖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皆配社祀之

增留養 却薦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以遠為嫌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留養焉 正德時壺關知縣吳傑清苦罕儷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飯故人有欲以私薦之傑力却之曰使我果賢也薦不必公使不賢也不必公薦 清長

官

萊知縣

宋史吳獵徙林慮令縣依山民以菟田為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

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 獻徵錄胡壽安宰新繁後圃種蘆

蕨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飮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萊知縣

浚儀辱客 洛陽

禁僧

馬周未遇時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 唐書賈島字閻仙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

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書自傷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

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宋史趙方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云

無能事之

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獻徵錄劉彬為程鄉令九年考績方伯劉大夏署之云

性

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 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

操

昆明令賀朝用

縣令四

原罷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天下罷侯置縣

滅陳為縣

史記云周定王時楚

莊王滅陳為縣

漢萬戶以上為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

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一百石是為長吏

晉千戶以上為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以上皆為令不滿此為長

從小

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上置大縣令以表其能

才堪治民以

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有據屬才堪治民者當以參選

大邑身之所

庇

左傳云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之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

長吏親民之要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百里長吏親民之要也

治民重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昔孝宗重治民之職

煩劇所鍾

抱朴子三

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擾煩劇所鍾其惟百里

脩此三者

李康家誡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為長史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

稱其

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比至三稱善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

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久無苟且

崔寔政論云建初中南陽陰意以詔除郎

為饒陽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雖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

朞月化成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令道德齊禮朞月化成

法令為師

漢書薛

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
不教戒惠吏職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

自有資材
何可學也

仁義為治

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
以仁義為治抑強扶弱

不言

而治

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
十餘谷口間其名不言而治

以德化俗

續漢書曹

褒字叔通遷圉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
以德化俗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也

政化大行

東觀

漢記云賀元遷
鄴令政化大行

令行風靡

魏畧云時苗為
壽春令云云

不任刑

罰

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
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

不行鞭杖

魏志司馬朗
為當陽長其

政務寬惠不行鞭
杖而民不敢犯禁

三輔第一

世語張免除新豐
令治為三輔第一

一

州之首

蜀志云呂乂遷新都綿竹令乃心
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

沐並清名

魏畧云沐並為成臯令

在位有清名為衆所許

何隨清廉

華陽國志云何隨除安漢令蜀亡去

官時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

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

陳球清

高

續漢書陳球遷繁陽令清高不動

孔奮清潔

後漢書云孔奮守姑臧令是時天下未定

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毛米不犯

晉書口口改都安令勵身居正毛米不犯

貧無車馬

魏志崔林除鄜長貧

無車馬單

去留其犢

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與步之官駕黃犢後歲餘牛生犢及去任

留犢與主簿曰

無書京師

傅子云劉鈞為潁陰相不是淮土所生也為脂膏之染三年無書與

京師

惟有笠繖

吳書褚珍字孔璉罷烏傷令而歸惟有笠繖

不敢欺

續漢書魯

恭為中年令有亭長借牛不還主訟之恭勅令還牛亭長仍不還恭嘆曰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共留亭

長慙還牛不敢欺也

不忍欺

魏畧云涼茂除臨汾令居官清淨吏民不忍欺也

殷襄

有異政

殷氏家傳曰襄為滎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也民為之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復性

令我子孫恥訟諍

石崇有能名

王隱晉書曰石崇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

清

白聞於州郡

陶氏家傳云陶遂起家為龍陽長素有清潔之行其妻於月下紡績買紙筆寄之杜

絕請謁計日受俸聞於州郡

清廉訓於百里

長沙耆舊傳贊曰桓龍遷魯令明斷朗然

獄無停繫安貧樂道內無儋石之儲門絕魚米之饋故清廉訓於百里仁惠洽於所莅黎元飲其德澤遐邇稱

其節

治有政化百姓懷附

續漢書鍾離意為堂邑令云云

脩德清

淨百姓以治

謝承後漢書陳寔遷太丘長脩德云云

書佐無事令讀孝

經

漢書王渙為洛陽令云云

吏好遊戲下車公謁

後漢書曰种拂拜宛令時南郡

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卹諸孤哀喪紀

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說子何施而得之對曰不齊之治也

父卹其子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

撫百姓如赤子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遷堂邑令慎刑輕罰撫循百姓如視赤子

鳳凰集境

荀氏家傳云荀藐除

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之

鸞鳥集學

東觀記云

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官掾長沙疊為張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復上縣庭

屋十餘日乃去

虎即出界

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緹氏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

虎皆

渡江

續漢書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政術治民虎即南渡江去

百姓涕泣

續漢書云曹褒遷陳留圉令愛民救死為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

男女號泣

崔氏傳瑗

字子玉為汲令遷濟北相卒官汲縣吏民男女號泣遂累石作壇春秋祀之立碑頌德也

巨先治

劇

漢書原涉字巨先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樂恢剛直

續漢書樂恢除

守陽令在職剛直

朝歌稱神

後漢書云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

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舉縣畏憚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治政肅清舉縣畏憚

京師肅清

又云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盜賊省減

續漢

書鮑昱為北陽令盜賊省減

梁車以不慈免

韓子云梁車為鄴令其姊往看暮而踰郭

入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免之詳姊妹

尹敏以倉漏免

續漢書尹敏為長陵令以

縣倉漏三所自免

劉類託疾流聞州郡

北堂書鈔魏畧云劉類守尋陽令見門幹

二人皆有色好之無由乃託疾詐卧齋中佯病引內官屬陰伺知之莫不吐舌流聞州郡

增虛堂

懸鏡

宋史陳良翰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

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
何術良翰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以指畫

心

獻徵錄云明徐甫宰為武平程鄉二邑令嘗
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

所賴

調停

唐音為雞澤令嘗言於太守曰上司各行所見未
嘗親觀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為事所賴以調停其

問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

惟知自檢

又弘治間

潘鍾授蒲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有巨猾張某者好
敗官政或諷鍾殺之乃笑曰獨非民耶吾知自檢而已

矜卹孤羸

漢周澤為滎池令奉
公克己矜卹孤羸

代輸下戶

何易于
督賦役

不忍迫下戶或以俸自輸租

懷附流亡

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
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

燧薦其能

均役他邑

遼史云馬人望咸雍中第進士為松
山縣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松山人

望請於中京留守蕭托歡均役他邑托歡怒下吏繫幾
百日復引詰之人望不屈蕭喜曰君為民如此後必大
用以事聞於朝悉從所請

請紓稅限

宋史葉顯知上虞縣凡徭役
令民自推排貨力甲乙不以

付吏民忻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
戶租至庭親視其人咸便之帥漕令今歲夏租先期送

什之八顯請少紓其期帥怒及麥大熟
民輸租反為諸邑最帥大喜許薦於朝

使民併戶

元史

元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為藁城令使
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衆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罪
吾所甘心由是賦

諭遣就學

宋史云宋陳襄字述古
知仙居縣于正歲因耆

微大減民皆富完

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諭之曰爾遣子弟亟來
就學於是從學者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

令歸

思三日

又李燾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仕族張氏
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之

三日復來迄
悔艾無訟

人以訟為恥

又楊簡知東平縣興學訓士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

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率

縣民隨出境
外呼曰楊父

盜者還遺

弘治間周盛為沐陽令其治敦大務絕苛刻嘗有鄉人

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為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而遣之居無何有遺物候還

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

清水明鏡

翰苑新書云朱晦庵撰陳

良翰行狀公知温州瑞安縣或問公何術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

清如水平

如衡

山堂肆考宋葉康直知先化縣豐稷為穀城令人歌之曰葉先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邑

庭如水

翰苑新書云宋李燾知雙流縣豪右斂迹邑庭如水

庭中常空

獻徵錄云明初

凡仕都下者各為其縣擇令無錫縣有秦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餘人為其縣得鄭海亭溥為令語民以奢敗儉存一與民相安為寬平客或見溥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怪之問何能然溥曰惟不擾人以自累耳

鬼神破膽

彙苑詳註孔帖云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

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以他境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神

鬼怕

獻徵錄云正德初王勲為涑水令清廉著聲有優進戲御前者一鬼跳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

畏忽傳呼王勲來鬼急竄伏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怕由是勲廉名徵於內庭特詔旌異且令吏部移文為天下

所治者三

宋史云張錫為太常博士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

諸官式

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賄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

一判不移

山堂肆考元丁

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移故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字判

不媚按君

錄獻徵

起鳳為杞令御史行縣鳳供張儉甚寒月爐炭竭弗繼銜之出俸金自膳以風而鳳固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鳳曰茲瑣事令安從知監司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汴官吏皆集杞考刺以疲之最後謂鳳知若廉吏奈不任劇何吾為若調簡可全也鳳對曰令即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為者御史竟以不及去之

能按郡吏

宋史云李南公字楚老進士及第調楚江

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寘諸法

吏不

敢仰視

又云董文炳以父任為藁城令同列皆父時人輕文炳年少吏亦不之憚文炳嚴於聽斷以恩

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視里人亦大化服於是流離漸還數年民食以足

不

為御史撓

獻徵錄何宏遷六合令嘗具獄上御史田頊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頊竟薦之曰縣

令能不為御史所撓可不謂賢哉人以是賢頊

被刑耘苗

宋史云周堯卿天聖二年進士歷知

高安寧化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以所聞薦之朝

移家入縣

李衡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夏秋二稅以期日榜

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蠅起旁邑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撤轉運使韓元吉等列

上治

盜戒不入境

建中靖國間吳擇仁知大鹿縣時畿內多盜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

而盜非天性也若亡命推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母得貸於是羣盜相戒不入境

諭盜無入境

元史許義夫為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詞愿款賊遂他往

惜累

廉令

武清縣令姜勇時有巨盜陳著奉朝命捕獲下邑獄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奔突而至抵署前賊忽

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令耳遂策馬去

毋累賢父母

獻徵錄劉諒為令鹽城淮賊喬

亮當道捕不獲喬籍鹽城責諒捕喬喬聞曰毋累賢父母遂自投聽解出邑境仍亡入海

丞尉均

俸

唐書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

自奉尤薄

山堂肆考宋蒲堯仁

知泰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句不知肉味為官三年如一日

室中蕭然婦子紡

績

獻徵錄湯陰人王勲少為諸生納粟入太學授涑水令正德初宦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者衆閭會葬所過

競奢媚勲止饋酒醴劉瑾聞之怒欲加顯禍奄人有家
於涑者以勲清廉解之瑾俾邏者入其署覘之室中蕭
然惟中帶掛壁婦子紡績耳瑾始信其廉犒以肉
帛勲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令衆感劉之施也

官

舍蕭然襤被闔門

龔起鳳崑山人嘉靖間為杞縣令其
居縣自月俸外即薪馬多歸之官日

出二分銀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
勝困皆避官舍蕭然夜自襤被闔門而寢

相君至矣

宋史王旦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
江縣其廨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緋衣復出

陳希亮字公弼以殿
中丞徙知鄆縣亟覲

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緋衣三
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
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送之出境泣曰公去緋衣老人復出矣

京邑同領

唐書

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
令無及者及為御史按察京畿弟拯方為萬年令兄弟
同領赤縣 **兩縣恐失** 獻徵錄徐甫宰字鏡湖山陰人
以為榮 以舉人謁選出令武平邑當閩

粵之界山寇蟠結時擾城邑吏無寧厠他吏得此輒不
欲往甫宰拜命欣然攜一僕兼程就道至則拊循其民
歲餘遠近化之即數澤諸寇亦皆傾心向化又以計擒
他盜藪澤一空六年臺使者奏其績疏凡十餘上程鄉
與武平接壤程鄉人相率走督府願偕甫宰督府為請
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哭恨程鄉奪之
來程鄉聞其至則又悉老稚遮 **萍鄉善政** 山堂肆考
道以迎若恐武平又奪之去也 張希顏景

德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
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
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
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脩葺田疇皆墾闢至縣則廛

肆無賭博市肆不喧譁夜宿於邸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有善政也詠歎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

射洪第一

宋史云張士遜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鄆民遮馬首不得去

於朝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

江東三岑

唐書云岑羲字

伯華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

河朔三令

宋史劉摯字華老嘉祐間甲科歷南宮令其賦甚重輪絹匹折稅錢五百綿一兩折

錢三十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從其議自是絹為錢千三百綿七十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華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魯公浦

合璧事類云真宗時

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
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萊公柏

又寇準知巴東

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
此為甘棠謂之萊公柏

松關留鄭

唐書鄭至道知天台縣專務教

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
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篇尚存

嗣恭

賜名

路嗣恭字懿範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
考績為天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緋衣銀魚

山堂肆考云唐李頌學為武仙令
浚渠溉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

換縣皆

理

漢書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潁陽縣大其令薛恭未
嘗理粟邑縣小無事其令尹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

恭換縣二人領
後兩縣皆理

衆事不治

蜀志蔣琬字公琰除廣都
長衆事不治常沉醉先主

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
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

持冰鑑

獻徵錄成化間
劉璧為元城令

比上考父老持冰鑑以送之曰某等且老未見治邑平明如我侯者敢以為贈

罷里長

山堂肆考

宋慶歷時張揆知益都縣罷里長弗用而國租自輸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

烏程謠

元史云干文傳調烏程尹平反尤多異政治行為諸州縣最韓鏞為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謠以紀其績

廬山高

宋史劉渙為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

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

秋

風亭

合璧事類寇準為巴東令有秋風亭準折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識者知

其必

縣樓鼓

山堂肆考文彥博為榆次令嘗題縣樓鼓云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

他如今幸有黃綢被拏出頭來早放衙東坡詩註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綢被裏放衙

貸

饋士客

唐書錢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郅善接
僑士游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樊澤視其

簿獨微無有乃
表署掌書記

垂白尚為百里

山堂肆考云宋吳靖
為長沙令一日自歎

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駕鷺班
髮已垂白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治裝不滿一

車

獻徵錄潘鏗為蒲城令丁父憂去任治裝不滿
一車父老及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廉吏

試

一縣自效

唐書裴行立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
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

負殿

不得進

合璧事類云唐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
負殿不得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

人豈以小疵棄大
德耶擢監察御史

威姦惠鰥

又云柳渾為永豐令用
重典以威姦暴噓太和

以惠
鰥寡

盛德遺範

唐書云韋陟調洛陽令宋璟見之歎
曰盛德遺範盡在此矣陟安石子也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

獻徵錄淶水令王勳

庭無煩冤野無凍

餒

黔陽令陳銅

蝗不入境雨不出疆

永樂間王源為深澤令

羣吏

奴僕百姓妻子

厲昇為青田令青田在萬山中與閩接壤民貧以猾號稱難治昇治甚易蓋得

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

縣令五

原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

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攬懷歸志眷然顧

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 潘尼贈

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竒莅東阿桐鄉建
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
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陳陰鏗罷
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
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歧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
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
後人 增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
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

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又七月一日題終

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
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
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
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
伴灑煩襟 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

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
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舶船通 又送何明府

之秦郵詩曰

何曾三為縣令

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

程一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

戍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

情 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

城下楚帆開憑誰為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 又

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

條盤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
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醺酒江亭看晚
潮 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
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
知海近木落見秋清 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
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為客已自傷心況
別離 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
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

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 王紱送張令詩曰作宰麻堤去
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
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緘題 錫溥送蔣知縣

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魯恭沙氣半蒸梅子雨浪
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羅玘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

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爲火敦華言星宿海或曰

此天根君能如火敦身高在崑崙塊視人間世此縣安

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縣令如君行行信魚

豚 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

海邊雲遶望鳬舫明府似神仙曲鼓離城調琴希清廟

絃煩君告天子百姓尚顛連 王穉登送孫明府知崇

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鳬舫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蜃

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

迎 高啓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
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
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謠 錢希言贈翁鄞縣詩曰
四明二百八峯盤霧閣雲窻綠玉寒不信謝郎為縣令
三年騎馬未曾看

原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太顓為政建
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
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

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

式昭德聲 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
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
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晉江偉襄邑令傳渾

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
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
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為政也同厲秋霜

等惠春日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
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攜
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顙顙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
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
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
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
既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垆斯記君有遺
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原贊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德既純固基宇高邃荆
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溫恭篤誠善誘
勤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
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
冰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
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孫楚梁令
孫侯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
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

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
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增制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勅朝散大夫行
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沉正攝官無怠厯職
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
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原啓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
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

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 劉孝儀除建康令謝
啓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為操彈渭城遊徼矜其獨勇清
路道奴固知難措輕綏飛駕且見為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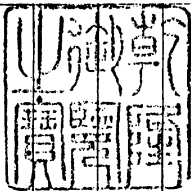
增記唐李白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
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
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
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
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况

其城池塹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青而欲飛石橋
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垓圻有如此焉公溫恭克
脩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
彌閒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
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
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嘯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
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
路任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

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
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
者也

增碑唐楊炯益州溫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
沖之詠史下寮實英俊之場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為老
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
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窻言偃則鳴絃東
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

為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溫
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面通秦越之鄉左右挾
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
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
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
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龜兆旁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戶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八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熊夢祖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

設官部五十七

縣佐總裁
鎮戍關市官

縣丞
主簿
縣尉
鄉官
耆夫

亭長
吏
小吏

故吏
屬吏

縣佐總裁

原杜氏通典曰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

多以本郡人為
之三輔縣則兼

用他郡及隋氏革
選盡用他郡人

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

橋玄為縣功
曹事具部郡

從事篇又升先泥和為縣功曹
縣令遣泥和拜檄謁已郡太守

又五官為廷掾監鄉五

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後漢爰延字季平外黃令牛述禮請延為

廷掾范甯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

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

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 隋煬帝改縣尉為

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承郡之六司其京四

縣則加置功曹為三司司各二人唐縣有令而置七司

一如郡制

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

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丞為副貳如州主簿上轄如

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

上佐

事參軍其曹謂之錄事司并尉分理諸曹如州錄事省

司功以下六曹總之為七司

判司

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增宋史曰宋制有丞簿尉凡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縣不置簿則尉兼簿之事

遼金俱設 元制上縣丞簿尉各一人典史二人中縣不置丞下縣如中縣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別有印典史一人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各一人不及二十里者縣丞主簿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典史一人

縣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縣丞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

史記曰詔

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建

後漢令長國

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相各置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惟建康有獄丞隋及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赤縣置二人

增宋史曰宋初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充熙寧四年編脩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

二萬已上增置丞一員後罷置不一建炎元年詔萬戶處存留一員餘並罷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續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為之貳縣丞管馬管河管糧通紀曰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七十三州縣江西二十縣湖廣十州縣河南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縣丞二

原桓譚

溫舒

白帖云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出為安陵丞忽忽不樂道病卒又云路溫

舒為石

母失賢者

徒勞人爾

漢書曰黃霸為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

長吏許丞老病聾瞶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即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如

淳曰許縣丞也

梁竦

增長吏

閒官

山堂肆考云漢景帝紀縣

云州縣之職徒勞人爾

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是為長吏合璧事類云唐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

佐縣有丞簿俗謂之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簡靜

真清

事文類聚云柳宗元

武功縣丞廳壁記曰潁川陳南仲居是官號為簡靜夫以武功疆域之大人徒之衆而陳生以簡靜輔其理斯

亦難矣山堂肆考云唐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

清真

頌宴賞

賜璽書

獻徵錄云周舟永嘉人洪武初由進士為新化縣丞在官

以廉謹聞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由是流民歸者益衆以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詣闕乞令再任上命復為縣丞仍令吏部宴賞而遣之又云武進縣丞劉亨有治行

建文三年賜璽書

具眼

慈色

宋史云謝深甫調崑山丞為浙漕考官一

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獻徵錄云長洲縣丞劉幹每出勸農周行塋壠呼老叟問疾苦慈孺之色溢於顏面所至民歡迎曰父母來矣人有過當答惟喻以禮終不下鞭箠卒於官貧無以斂邑民殯之及歸葬士民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公墩

原佐邑

主刑

佐理一同

貳職

百里 貳子男之職 佐卓魯之政 增常平義倉之

賦受 丁口力役之簡稽 洪咨夔於潛丞廳壁記 秉正可比精

鋼 持已宛如良玉 獻徵錄巡按薦雲南嵒峨丞賀朝用

縣丞三

增風流不墜

山堂肆考云齊江敷字叔文湛之孫為丹陽丞袁粲為尹嘆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

銚刀不頓

翰苑新書云唐崔倬為臨晉丞處煩應猝銚刀不頓

稱雨道晴 彙苑

詳註曰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正心誠意

宋史云楊萬里中紹興進士第調永州零陵丞

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力請乃得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廼名讀書之堂曰誠齋

隨事及物

山堂肆考云朱子語錄鄂渚教官闕朱子曰某嘗勸人不如作縣丞隨事猶可以及

物

事無淹夕

宋史云仇愈大觀三年進士調高密丞俗尚囂訟愈攝縣事剖決如神事無淹

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

奪歸

又云仇愈為高密丞州闕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

歸縣廨時天寒皆燃火警守愈由他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他日愈方白事郡牙忽

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

援裾

獻徵錄云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李文忠為浙東左丞知其才辟

為掾稱疾辭有司舉於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摘一縣

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

經學

化俗

翰苑新書云唐王義方貶吉安丞吉安蠻俗荒陋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

吹簫而登降有序

尹為丞師

獻徵錄云陶魯為新會丞初至官而尹王重至重江

序蠻酋大伏

右宿學也見魯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對曰幼

從先大夫於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歿而學術隨落

今已為吏其奈之何尹曰丞無傷我為丞師可乎魯曰

幸甚因下拜執弟子禮尹乃與約每晨後當授丞以經

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何如魯喜見睂宇又下拜曰

謹受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尹喜曰丞才識已大

過人今敏學如此異日必顯庸為國名臣也魯字自

強廣西鬱林人由父蔭為新會丞陞知縣歷官湖廣左

布政使兼廣東按察使轄

治廣西故稱曰三廣公云

上言大計

宋史云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

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

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感

悟富益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

用兵如神

獻徵錄云陶魯為新會丞方弱冠時

廣右徭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破城殺戮無寧日魯誓與民守築塞堡中立以捍東西寇之衝築輔城以衛城浚外溝以衛輔城布鐵蒺藜植刺以衛溝人守其土分殊死戰立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絡賊至不得犯父老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皆陶丞之功陳白沙亦言其用兵如神也

縱囚自

歸

彙苑詳註云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

臨請自當其罪乃令囚請假召囚悉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期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救荒實跡

宋史云劉清之字子澄登紹興進士第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阡

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悉得其實請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使大家得錢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十七

細民得米兩適其便民甚賴之
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

占氣遷丞

山堂肆考云相書占

氣要訣曰口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故唐張
鷟云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知

著

數年列岳

彙苑詳註云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
十八數年而列岳謂僚屬曰公輩但守

清白何

丞負余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
黜官為藍田縣丞既噤不得施用曰

憂不遷

丞哉丞哉余不

不任事

山堂肆考云唐王績大業中
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

負丞而丞負余

六合丞以嗜酒
不任事因解去

原縣僚

縣吏

主簿一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謂主諸簿目漢有之

後漢繆彤字
孺公仕縣為

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至體生蟲螟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又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劾以大逆虞翊駁之曰主簿所重君父之怨百上不省是有司之過

晉亦有之他史多闕

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置之

唐赤縣置二

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

增宋史曰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

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

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陝

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餘仍舊以尉兼從之自後川

蜀江南諸縣各增置主簿中興後置簿掌出納官物銷

注簿書凡批銷必親書押

文獻通考按稱縣佐者曰丞簿尉而漢書百官志所載只

丞尉而已簿雖起於漢而志無之又丞尉雖皆縣佐而各有印綬簿獨無蓋古者官府各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州郡縣皆有之所謂高士不為者御史府者簿書皆曹掾之流耳漢人所謂高士不為者御史府之主簿也容齋隨筆言元豐令凡寺監主簿專以鈎考簿書為職不得與卿丞聯署文書然則主簿之官雖在雄要之司猶為卑賤而況縣乎觀後漢繆彤為令証枉及考城令王渙署仇覽為主簿事則主簿之在漢其視縣令猶掾吏之視使長安得與丞金制中縣而下以主尉等後來以簿先於尉非古義也

簿與尉通領巡捕事下縣則不置尉以主簿兼之明以

主簿職巡捕

主簿二

原職司符印

主掌簿書

糾察

準繩

糾職

周禮

勾稽 鴻漸之資

鳳棲之位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

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所托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李宣不為

仇香無援

汝南

先賢傳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焚燒衣幘云云 仇香學通三經然無

知名之援鄉里之舉

增矮屋下

高士軒

山堂肆考云唐張象

登科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抬頭不得遂棄官去 彙苑詳註云宋朱熹為同安主簿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內凡簿所當為大書揭之櫺間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 歎其後時 翰苑新書云唐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

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吏部員外郎蔣欽緒與魏知古盧藏用偶見題壁謂諸公曰此高郵主簿 少鷹鷂之志 陳歎後時邪欽緒考琬策遂入高等 留

耆舊傳云仇覽考城人年四十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時考城令河

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

何

敢躁進

宋史曰吳淵初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

置尉欲以此處君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強

張樂旌能

又曰趙賀舉毛

詩及第補臨朐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

散藏錢

元史曰元至大元年胡長孺轉台州路寧

海主簿大德丁未浙西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敏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

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偵悍卒

又曰民荷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

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佯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

偽為商人

又曰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山間恒出鈔道為過客患

官不能擒長孺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驕卒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游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

械繫洞主

獻徵錄云洪武戊午徐均為肇慶府

陽春縣主簿瘴癘凶險洞豪雄據為奸利縣官至受頤指少忤觸之輒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往視莫大老叱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居家宜就見叱曰若化外亦民伍也亟令來見不然且屠戮大老恐懼乘板輿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即伺其語有異而府符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必來劫獄戒吏士操

鼓角自帶劍挾弓矢披甲大嘯大老二子各將其衆來
聞有備莫敢前詰朝昇兩土瓜安石榴十數枚致饋皆
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送之府中後
府官竟受賕釋之均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
陽江
授易
宋史曰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進士為
縣
衛州獲嘉主簿攝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

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
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
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
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乃授易而終焉後雍卒
以易
酬唱
又曰梅堯臣字聖俞用父廕為河南主簿
名世
時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友

引與酬唱
投劾拂衣
山堂肆考云宋吳江主簿李衡
一府盡傾
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

衡不忍以敲扑迎合
挽令偶坐
宋史云司馬池中第
投劾於府拂衣而歸
授永寧主簿與令相

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面踞坐不起
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為少屈

清主簿

又云冷應徵寶

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即以廉能著
有訴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

名士

又云湯漢字伯

紀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於朝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
希堅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差信

州教授又兼
象山書院長

聞人

五代史曰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
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

范質王溥以其間人不當佐
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

簿領乃有是人

翰苑新書云宋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
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

仁獨異之曰簿領
中乃有是人耶

主簿乃若是侈

宋史曰廖德明乾
道中進士第歷官

廣東提點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
明行縣簿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

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

唐三傑

山堂肆考曰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晉陽簿

富嘉謨新安簿吳少微皆以文詞顯名稱北京三傑

宋三傑

又曰宋程伯淳主鄆縣簿張山甫主

武功簿與萬年主簿朱光庭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縣尉一

典史附

原杜氏通典曰縣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為左

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

盜賊案察姦宄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

夷犯塞

洛陽有四尉東西南北四部曹公為北部尉是也

魏因之晉洛陽建康

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

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

尉隋改為正後置尉又分戶曹法曹

說在縣佐篇

唐初因隋

制

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論事後為尚書右丞

武德中復改為正七年

三月復改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

上縣二員萬戶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戶以上者增一員中下縣一員佐史以下各有差

增

文獻通考曰五代久廢尉不置盜賊鬪競則屬鎮將宋

朝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賜與

主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二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息請復舊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用選人續文獻通考曰元丞簿尉外置典史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又別置尉主捕盜之事別有印典史一員明不置尉置典史一員為令屬

縣尉二

原命卿

仙尉

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中下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

白帖云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故謂之神仙尉

增仙吏

香尉

翰苑新書白氏六帖一命

仙吏又云神仙之吏

山堂肆考云述異記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

少府

判

司

合璧事類云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貽華陽李少府唐時縣尉多稱少府宋王陽休為台州黃巖尉

人稱鐵面少府

山堂肆考云判司即縣尉也唐武德中赤縣置尉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故曰判司

春蘭秋菊

黃綬青袍

翰苑新書云唐裴子餘補鄆縣尉時周烈李商隱程行謀

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三子優劣於陳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山堂肆考云岑參

送麴少府詩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又送張少府詩
草羨青袍色花隨黃綬新陳子昂送徐少府序黃綬位
輕青雲
厭卑劇
謝廉慎
唐書云員半千擢高第歷
望重

史云金劉煥為任丘尉縣令貪污煥每規正
之秩滿令持杯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

回身

步行

山堂肆考云商則任廉丘尉性廉潔縣令丞多貪
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

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縣尉更動手百姓何容
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皆動手縣尉止回身
御覽云程堅字謚甫為北陽尉
貧無車馬常步行郡間給事

代役

拔萃

唐書云
裴佖字

弘正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節為京兆
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佖請代役時

高其義
合璧事類云宋余靖字安道為人
質直剛勁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

彈琴詩

藥 據鞍讀書

又云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畧好論辨武后稱制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不言彈

琴時藥如隱者之操景苑詳註云江休復字鄰幾進士起家為藍田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

人求得之 方平與符

老人陳牒

山堂肆考云東漢桓帝時王方平降蔡經家有

陳尉詣門乞見方平使前行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君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一符與之曰此不能度世止可以禳災治病存君本壽出百歲上陳尉果至一百十歲又云唐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復來旭厭其煩詰之老人曰見

聰明尉

台輔器

又云唐魏

公筆勢奇妙欲以藏家耳 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文也奉古由是知名時姚挺莅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邪他日持廢畧示之奉

古一覽便誦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唐書云婁師德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

異之曰子
台輔器也

鷗鷗灘

射鴨堂

山堂肆考云唐河南伊
闕縣前有大溪每縣官

有八臺省者水中先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時
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

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
鷗鷗僧孺祝曰既然有灘何惜鷗鷗言訖俄有雙鷗鷗

飛下不旬日召拜西臺監察御史合璧事類云唐孟
郊為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已

作觀魚檻仍
開射鴨堂

姚武功

楊臨賀

唐書云姚合元和中
進士第調武功尉善

詩世號姚武功又云楊憑貶臨賀尉所善客徐晦者
字大章第進士為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敢往候

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稱之朝李夷簡遽表
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由夷簡曰君不負

楊臨賀肯
負國乎

原一命

寸祿

馳聲南昌

宣威北部

增協贊鳴絃之化

式資綵棒之威

予真忠諫之

氣名著列仙

通泉志氣之高文成寶劍

翰苑新書

三緊

官

事文類聚云西京雜記拾遺立緊評事出緊赤尉坐緊吏部銓注皆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為之俗號

為三
緊官

親民官

合璧事類云宋仁宗至和間山陽尉李宗怒百姓訴蝗抑令食之提刑孫錫劾

之上怒曰縣尉亦親民之官謂其能慰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斥之

選人不欲

山堂

肆考云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縣尉宋太祖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召三銓選人有樂為尉者東面立

選人多不欲皆面西立帝曰迂儒如此令驅之出是後樂為者衆矣

選人特試

宋史云宋筠字

子儀為館陶尉還會詔知制誥楊
億試選人校太清樓書擢筠第一

寶劍篇

唐書云郭震字元振

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
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

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

報政錄

翰苑新書云宋王博
文為建昌南豐尉有

能聲里人饒光輔

直言得尉

宋史云咸淳中年應龍
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擅

著盱江報政錄

國應龍對策直言考官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
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

耳無愧也

應對如神

太平御覽云唐盧莊道為長安尉太
宗將錄囚京宰以莊道年幼懼不克

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翌日太宗召囚莊道徐以
狀進引諸囚入評其輕重及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

驚歎

無出人上

合璧事類云唐高宗時劉延祐弱冠補
渭南尉吏能為畿縣最李勣曰足下春

秋甫爾而有美名宜少
自抑無為獨出人也

有憂天下心

彙苑詳註云寶元初有明州慈

谿縣尉裴明允個儻不羣雖處下
位有憂天下之心屢上書言事

典史登鼎元

弁山堂別

集云明曹鼎以泰和典史運糧至京乞會試
得第二廷試復列第一人不十年登相位

單言折

獄

唐書云李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辭調藍田
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

荒政畫

圖

宋史云袁燮字和叔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
常平使羅點屬任賑卹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水道

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
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徵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

以此為
荒政首

霸陵尉

太平御覽云漢李廣夜一騎出從人
田野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宿

亭

秣陵尉

又搜神記云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佻
達無度嘗自言已骨青當為神漢末為秣

陵尉遂死及孫吳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吏見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之神以福汝民汝宣告百姓為我立祠

縣尉三

增詩明張羽送蕭縣丞朝京詩曰天官妙選待才賢茂宰清明衆所傳漠漠去帆衝暮雨蕭蕭行李似當年遶逆客路朝京口迢遞王程在日邊為說烏程民吏待金陵酒美莫留連羅玘送趙縣丞之任招遠詩曰海上羣山魚立頭待君單騎入登州颶風夜半驚批屋蜃氣

朝來看吐樓諺數慢從羣吏睨耳真龍聳有府公留寅賓
出日今何處好與乘閒款款遊 王穉登送陸丈移官

海豐丞詩曰官舍有餘清無言政未成頭從潮上白水
在橐中輕過魯無魚食歸吳借馬行簿書期倘暇一問

濟南生

以上
縣丞

高啟送孫主簿之德清詩曰

孫善
琴

山水

匝秋城君行思已清道逢迎吏拜田雜戍人耕地遠知
邊信家貧稱縣名應移一琴去相和長官鳴 又送曾

主簿之平樂詩云路出桂江東鄉音想未通蛇飛山苦

霧鵬運海多風木魅嘗欺客花蠻少學農縣廳何處在
榕樹晚陰中 又送黃主簿之湖州歸安縣詩云我歌

柳惲詩送子南汀發山城逢社雨綠樹啼鶯歇留連孤

艇遲惆悵雙瓶竭高士尚為簿休慚府中謁無事坐閒

廳彈琴看湖月

以上主簿

羅玘送萬典史之黃岡詩曰城

脚更無地門開直到江縣樓對魚市驛舍接船窗鳥立

藏蛇竹蟻緣繫馬椿聽琴還聽笛不是故園腔

以上典史

劉仁本過楓亭驛和周草庭巡檢韻就寄詩曰餽糧千

里又南征笑犯弓兵擁將星汗血沙塵前後騎驛書烽
火短長亭天連閩海團團白山繞彭湖點點青遙望環
峰三十六將軍晏坐對滄溟 劉炳寄賈文彬巡檢詩

曰故人為別動經春野渡維舟送夕曛銀燭照窗秋聽
雨角弓懸壁晚看雲山城旗影中流見草閣書聲隔岸
聞江漢茫茫多舊識猶能俎豆說將軍 高啟送潘巡
檢之閩中詩云京師到閩海秋色幾程餘莎柵山兵守
榕林島戶居曉衙雞應鼓晚邏騎隨車清世原無盜將

軍好讀書

以上
巡檢

鎮戍關市官

原杜氏通典曰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唐

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

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顯職鎮將後周之通班今以其卑賤與

隋制同故
舉隋而已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諸鎮監官掌巡邏盜

竊及火禁之事兼徵稅榷酤則掌其出納會計鎮寨凡

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續文獻通考曰元置

戍守萬戶府等官明不設其譏察諸務則有府州縣衛

所巡捕官及巡檢司

鄉官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

矣

鄉老管萬二千五百家

次有州長

二千五百家為州

黨正

五百家為黨

族師

百家為族凡師者帥也

閭胥

二十五家為閭凡胥者有才智之稱

鄙師

五鄙為鄙

鄴長

四里

為里宰

五鄰為宰鄰長

五家為鄰皆不命之士為之

皆鄉里之官也大凡

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

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

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才有

秩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

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

者一人

特制孝悌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

後廢至文帝十二

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

官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

鄉戶五千則置有秩

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平其差品三老掌

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

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

又有屬鄉主民收賦稅

里有里魁民

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

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 晉縣五百戶以上

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

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

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

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 宋五家為伍

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

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
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 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
州都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
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
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置州縣鄉官 唐凡百戶
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
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
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

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

綠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

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

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

驛各有

將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

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

掌馬

增文獻通考曰宋以後至明鄉官不置皆為職役

嗇夫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鄉有嗇夫

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賦也言當消息百姓均

其賦役

職聽訟收賦稅漢因秦制後漢鄉小者縣置嗇夫

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晉百戶以上皆置鄉鄉置嗇夫一人宋十亭為鄉鄉有嗇夫所職與秦漢同

嗇夫二

原扶助縣國

交州記云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為鄉有鄉則有旅今之嗇夫是也鄉之為言境也言

在人境域之中是社稷之臣非王所置故言鄉也夫之為言扶也扶助縣國無自專之威為主民之吏當愛人故言

嗇也

聽訟收賦

漢書百官表詳通典

得休不歸

續漢書云鄭元少為鄉嗇

夫得休不歸常詣學宮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常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

三統九章算術

仁化大行

後漢爰延字季平為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聞郡縣也

廉平不苛

漢書曰朱邑少時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

不為

苛擾

殷氏世傳云殷勤少年為鄉嗇夫省徭役賑貧乏嘗矜孤寡不為苛擾民皆愛之

得民

歡心

後漢書云第五倫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民之歡心

問民得失

會稽典錄云鄭

弘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弘問民之得失深異之

東鄉嗇夫龍負昇天

裴淵南海

記云龍川縣傳羅為東鄉嗇夫有龍潛於川後負嗇夫昇天因以龍川名其地

虎園嗇夫從

旁代對

史記張釋之傳云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園嗇夫從旁代尉對

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

亭長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漢亭及官

皆依秦制後漢亭有亭長主禁盜賊

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

半司奸盜亭長持一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

後

漢陳寔字仲弓為西門亭長

又仇覽為蒲亭長詳主

簿

又先賢傳曰逢萌字子康為縣亭長時尉行過亭

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

去之至王莽時解

魏晉無聞宋制同秦漢

冠掛東都門而遁

亭長二

原宿會之所

風俗通云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亭中民有爭訟吏留辨處

勿失其政也案顏師古曰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一亭之長

又云亭長

者一亭之長率也陳楚宋魏謂之亭父齊謂之師

舊名負弩

亭吏舊名負弩今改為亭長或

謂亭父

舊名亭員

亭長舊名亭員後改為長

習調五兵

漢舊儀云亭長習調

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劍鎧也

求捕盜賊

續漢書百官志

艤船以待

史記云烏

江亭長艤船待項羽孟康曰附船著岸曰艤

蓐食去漢

漢書云韓信從南昌亭長食亭長妻

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其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

寄聲謝趙

又云趙廣漢嘗記召

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

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

不忘卿
厚意

分平喜任

史記云任安為亭長邑人俱出獵任安嘗為分禽獸部署老幼皆喜

曰任少卿
分別平也

龍壽殺蒼梧女

漢書云蒼梧女子蘇娥行宿鵲巢亭亭長殺之并其

婢致富取其財物埋置樓下交趾刺
史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

遊徼殺涪令妻

益部耆舊傳云王純為郫令犂亭有鬼每殺止客純直
入亭止宿至夜半有女子稱冤曰妾涪令妻也過此亭
亭長殺之妾十餘口埋樓下奪取財物亭長
今門下遊徼是也其旦召問遊徼具服其罪

吏

原石苞販鐵

朱師送書

王隱晉書曰石苞為縣吏乃販鐵於鄴市傳云朱師為

吏効力夜送軍書觸
冒山阻一郡所知也

鄭元常詣校官

馮良恥在廨

役

續漢書曰鄭元少給縣為吏得休不歸家常詣校官讀經家貧無資縣中嘉之東觀漢記曰馮良少作

縣吏恥在廨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

理之所出

賈誼新書云吏者理也理之所

出也 福歸於君

鬻子云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功最於吏 福歸於君

理乎百揆

楊泉物理論云吏者所以助萬機理百揆

民有三

勤

揚子法言云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

善樹德

胡子云善為吏者樹其德

長子孫

漢書云武帝之初為吏者長子孫

著巾幘

魏武

選舉令云聞小吏或有著巾幘

負青幡

務本論云

委吏

孟子云孔子嘗為委吏

獄吏

史記云以千金與獄吏

削木為吏

漢書云畫地為牢期不削木為吏議不對

刀筆之吏

王傑儒吏論云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寇哉起於几案之下也

萬人愛

之

鬻子云民者至卑者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

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

百賈畏之

漢書

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

云尹翁歸為市吏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有勸農之名無賞罰之實

王桀務本

論云末世吏有勸農之名云云

兼人之吏未易得也

漢武選舉令云

增本

胥吏

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薛稷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素無才望今特以勲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

具瞻之美

代計吏

唐書云張行成以隨資為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

少習吏

事

宋史云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趙普為從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

始

為吏胥

通紀云況鍾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本部主事進郎中宣德朝擢蘇州知府

授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

門資為吏

宣宗時于琮以門資為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

器

置吏不精

唐書云李吉甫疾吏員廣由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

品龐稚存無事之名食至重之稅所以生人日困冗食日滋

防禁下吏

明宣宗問廷臣誰可

掌憲者楊士奇楊榮同舉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遂陞右都御史

吏

多避免

宋史云三司補吏率以資進多恣橫及雷有終知監受署者憚之率多避免

折節

讀書

又云陳恕字仲言少為縣吏折節讀書

祿命奇術

續文獻通考云萬祺江西南昌

人少遇異人授以祿命書及吏辨銓部多奇其術景帝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問棋對曰帝在南宮何事他

求遂刻期復辟蓋
祺一言之助云

吏汚文書

尚書夏原吉在戶部吏
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

為墨所汚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持
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汚上命易之一時士大夫雅量推

原吉

召吏示狀

通紀云顧佐為都御史吏有遭笞者
第一 据撫其過謂受卑隸賂放歸悉具名

姓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士奇曰朝廷月俸
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卑不得不遣半歸使備

所用卑亦樂得歸耕官卑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
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

訴者曰朝廷用一好官輒為小人所排上召佐以吏訴
狀授之俾自治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

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
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州縣吏

唐書云
穆宗以

溫造為太原宣諭使召見辭曰臣
府縣吏也不宜行恐四方易朝廷

良吏

又云權懷恩
為尚乘奉御

馭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

清

吏

又云張元素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

也建德命釋之

健吏

又云崔日知與張說同為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

材吏

又嚴

捉調義興尉號材吏

吏幹

又云第五琦少以吏幹進頗能言經國富民術

宿姦老吏

又裴延齡領度支素不善財計乃廣為鈎距取宿姦老吏與謀

納賄吏

舞文吏

唐書

云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

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小吏

原翁歸文法

王尊史書

漢書云尹翁歸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又云王尊少

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

曹著廬山配女

吳龕浮石為妻

祖台之志怪云建康小吏曹著

為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潛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繒織之物述異記云武帝小

吏吳龕得一浮石取置床頭化作一女端正與龕為夫妻

幼未有用從容在職

韋昭

辨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作三綱幼未有用從容在職也

張既畜好刀筆

魏畧曰張既世

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

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許嘉持劍抱火

先賢傳云許嘉為郡小吏常持劍抱

火

孝廉越壇歡語而別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

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後真亦舉孝廉

秀才頓亭指語箋體

王隱

晉書云劉官有亭民舉秀才刺史箋久不成官指語箋體然後成秀才語縣令曰劉官公掾之精者何況為亭民令召為

增小吏累勞

唐書云孫伏伽以小吏累勞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上言

門下小吏三事高祖大悅以為治書侍御史

左藏小吏

宋史云周世宗時張美少善書計初為左藏小

吏以強

誠遣小吏

唐書云陸象先按察河東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以可杖象先曰

人情大抵不相遠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

郎吏匿奏

宋史云雍熙時推官馮伉屢表

邑豪李益奸事為郎吏所匿不得達

故吏

原避席

同升

漢田蚡起為壽人皆避席魏其侯為壽故吏賓客避席餘皆半席胡廣字伯

始凡七為三公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每朝會蕃等每稱疾避廣時人榮之見本傳

任安不去

桓玄見泣

漢衛青日衰霍去病益貴門下故人多事去病惟任安不去桓玄年七歲服終州

府文武吏辭其叔父冲撫元曰此汝家故吏元涕泣被面

令復君臣

每同朝會

世說云向雄為河南郡掾公事不畢太守劉淮咎之後俱在朝不相往來晉武令復君臣之好雄曰臣於河內不為戎首何好之有帝從之白帖云蜀楊洪為蜀郡太守時書佐何祗數年後為廣漢太守每朝會祗次洪朝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也

增分掌財賦

從給筆

札事文類聚云唐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使其商推財
用之術者皆一時之選故歿後二十年韓洄元繡裴

映包佶盧貞李繼相繼分掌財賦有聲者皆晏之故吏
也王繼英少從趙普給筆札普再入相繼英名隸中

書五房院時真宗在藩邸選為導吏太宗召見謂
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

忝

府辟

權德輿作杜佑誌曰德輿嘗忝府辟晚
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盡陳無愧之辭

真相知

事文類聚云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化基及化基
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
急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後化
基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
不慮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
成其德耳詠聞之始以化基為真相知也

屬吏

原如賓

見母

孫寶字子嚴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署為掾進見如禮賓

孔奮字君魚為姑臧令太守梁竦未嘗待以官屬之禮嘗迎於大門引入見其母也

登車

入被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從行遇雨下馬跳入沖車曰豈獨擅一車耶先逸為博昌小吏

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凍甚還過令不在遂解衣入令被中令還怒將加刑逸曰若不暫溫必凍死豈惜一被而殺一人故

謂師友

教拜起

嚴詡為潁川謂掾吏為師友

朱博為琅邪守門下掾貢遂耆儒拜起舒徐博出教主簿云貢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

問馬未

知買牛不與

王徽之為桓沖騎兵參軍問卿所主何曹子猷搔首曰似馬曹又問馬死多少

曰未知生焉知死

後漢朱暉字文季為郡吏太守阮况欲市牛暉不從及况卒暉厚贈送曰前有所求不與

不敢以貨汚君德也

名參下吏

職隸外臺

增奉行文書

拏問僚屬

唐書云劉晏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通紀云况鍾璽書有僚屬不法

徑自拏問之語既宣勅於是諸吏皆驚

原統攝

統屬攝僚

僚吏

長吏下列下位資事

未嘗名

鄭當時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

案舊令

蓋寬饒字次公左遷衛司

馬先時拜謁衛官嘗為繇使市買寬饒案舊令遂揖官屬行衛者私使寬饒詣尚書辭也

不為禮

後漢范景拜河東孝王相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待郎贊拜景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不

正服與民何異

不脩謁

殷仲文選東陽太守何無忌甚重之東陽無忌所統許便道脩謁無忌欽

遲之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為簿已大怒遂中傷之

面折官長

邳惲字君章太守歐

陽欽請為功曹十月饗會欽教曰西郡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云云惲愀然曰明府以惡為善惲敢再拜奉觴詳

督郵

善事官長

任延字長孫為武威守帝戒曰善事官長無失名譽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帝曰善

增使吏盡清

唐武后時蜀吏貪暴姚璿為益州長史擿發無

所容貸后降璽書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惟璿為兼之

請自建

捕

宋史云周顯德初郭崇出鎮澶淵辛仲甫掌書記崇所親吏為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

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建捕鞠之吏故稽其獄仲甫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鞠之乃得實狀

召三司吏對崇政殿

又云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

計司利害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

耕當問奴織當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一百十七

問婢

又云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

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恕三司使陳恕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七